# 無爲集卷第十三

## 墓誌

### 故劉之道狀元墓誌銘

之道諱輝信州鉛山人也少喪父母耻家世湮汨慷慨去鄉里卓然有自立之志從師學問八年有成一試冠國胄再試冠天府士天下以是知名嘉祐四年春　仁宗皇帝試禮部貢士于崇政殿又擢之道爲第一先是皇祐至和間場屋文章以搜奇抉恠雕鏤相尚廬陵歐陽公深所疾之及嘉祐二年知貢舉則力革其弊時之道亦

嘗被黜至是歐陽公預殿廷考校官得程文一篇更相激賞以奏天子天子稱善迺啓其封即之道之所爲也由是場屋傳誦辭格一變議者既推歐陽公有力於斯文而又服之道能精敏於變也釋褐授大理評事簽書河中府節度判官事迎侍祖夫人赴官夫人以生于南方不習風土間或不懌之道曰某自立志在顯親不幸少失怙恃追養不逮尚幸祖母康寧得以承其志今反志意不懌豈子孫之心也哉遂白府請解官侍親府爲具奏詔移建康簽書節度判官事所以便其養也未幾改著作佐郎七年夫人卒之道號慕盡哀以適孫自陳乞解官承重服時府尹龍圖王公勢賛重惜其去而固留之之道固不從公郎遣使者謂之道曰按著令凡適孫爲祖父母承重者蓋其適子無同母弟以承其重者也今君雖於祖父爲適孫而聞先君有同母二弟已自服喪柰何遽以解官而承重服乎使者及門之道方伏廬哀號徐扶杖而起謂使曰輝聞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所以重正適而尊祖考也後雖未能盡蹈典禮而喪事

敢不勉乎況國朝封爵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
皆子孫承適者傳襲若無適子及有罪疾則立
適孫無適孫則立次適子之同母弟且貴賤雖
殊正適之義則一也豈有處貴者之後則封爵
先於適孫在凶喪之際則重服止諸叔父耶爲
我重謝龍圖公毋固留也公以其事奏朝廷朝
廷下禮官議以爲然乃聽其去有國以來適孫
有諸叔而承重者自之道始也扶靈歸葬于鄉
里哀慕盡節州閭稱其孝會數世族人有貧
而不能爲生者乃買田數百畝以聚之晨昏歲月



饗食給周足縣大夫爲易其地名曰義榮社之道
居喪未嘗一造郡縣四方士人從學者甚衆乃
擇山溪勝處建館舍以處之日講誦乎其間縣
大夫又名其館舍曰義榮齋皆所以厚風俗也
服除赴闕道繇真州以治平二年春三月十有
三日感疾而卒享年三十有六祖諱某父諱某
皆隱德不仕之道性和易接人必盡誠不尚矯
飾士樂與之交供備庫使白君文質以其子妻
之男一人女三人皆幼夏四月其季父自鉛山
來當塗且曰吾家猶子與子有年籍之契而校

誠尤厚昔以先伯氏之銘託于子矣吾家猶子亦嘗爲濡須府君之銘矣今將卜某月某日葬于義榮齋之右子其爲我銘之迺泣以再拜傑傑再拜而泣曰敢不從命迺爲銘曰

琢玉爲璧　璧成而缺　琢玉爲圭　圭成而折
厥寶至重　不獲其用　嗚呼之道　不得壽考

故朝散郎致仕朱君墓誌銘

君諱定國字興仲姓朱氏其先成都人世仕僞蜀高祖贇僉預吏選從曾祖某典宮門之禁隨孟氏入皇朝終京西轉運使自是族人東徙曾祖詢祖益皆自晦不仕父杲故任孟州河陰縣令累贈銀青光祿大夫母傅氏累封清河郡夫人銀青蚤世清河夫人挈諸孤寓無爲郡之廬江君方八歲家貧借書讀兄弟自相傳授敦尚節操不妄與人交慶曆二年中進士第授池州貴池主簿以平反死獄遷饒州軍事判官時太守暗酷政出其子官吏多憚之君曰公則從不公則不從何憚之有守屢欲害君君方正自持終不能屈浮梁邑劇訟多吏貪令弱部使者委君攝令事君至而鋤其姦境内稱治于今稱之官滿

當改秩銓吏曲爲沮抑剡薦不如令君詣銓長
求直長固執如吏議且曰在官曷不多求薦君
曰平生未嘗有所求必以爲不可則已乃調梓州
觀察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廣德縣民有訴旱
郡遣官按驗民乃聚衆持梃千餘來覘勢若脅
官吏太守戒捕盜官具甲兵以衛之君曰愚民
無知妄意蠲賦尔若過計張皇恐因緣生事縣
令請自行于是輕騎從者數人以往衆聞乃潰
去時按田官尚匿僧舍不敢出君擒首謀數輩
送郡黥隸之餘不問也人服其識境内有靈濟

王祠江左人欽事歲殺牛數百以祀之君至且戒
止民未甚信父老告於廷曰神禍福影響苟易
其牲何以逃咎君曰牛者稼穡之資殺有常禁
神以庇民爲惠將陷民有罪而享其牲神必不
然父老益懇懼君曰民欲殺牛而享不聽者令
也神之福宜歸民譴宜歸令必欲用牛當生致
于廟廷官爲貿錢以備祠費父老欣然從命
廣德不殺牛以享神自君始也未及代丁清河憂
服除改秘書丞知廬州合肥縣　神宗登極改
太常博士賜五品服改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六

合縣時朝廷方興水利有建議開馬昌河通滁州者提舉官從之君以爲壞民田廬甚衆工費亦大而所爲利無幾固以爲不可乃移君他局屢委官覆視之不能變君議使者以君首沮所論數移他局以困之君因請於朝願得管庫以使其私而他使者知君奏留不行君嘆曰居可以仰禄而不知我者數見困去可以遠害而知我者反見留吾命其窮哉直道以利民殆不可爲而枉道以全身非我志也因請致其政而歸時六十有一歲齒髮未衰筋力猶壯士大夫高之

元豐四年官制行改朝奉郎　今上即位覃恩改朝散郎賜三品服著令京朝官致仕歷任有勞績則以全俸寵之公以貴池雪活之故可應格或勸君自陳君曰吾勤勞職事夙夜匪懈猶懼無以報廪禄之賜今竊半俸老田里又得一子禄養恩已厚矣敢較其他乎竟不言以元祐四年七月初一日終于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九娶王氏封太原縣君子男三人長曰裒壽州壽春縣令先公一年卒其二人皆早喪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建安張思次適通直郎延平葉唐懿次適陽武主

簿太原王巒孫男三人長曰耆次曰某次曰某女
孫二人尚幼以是年九月乙酉葬于臨潛鄉申
家山之西近先塋也君質直信道篤於孝友所
至以公廉稱言行莊重非義者憚之至老手不
釋卷凡論漢魏以下至國朝人物賢愚忠佞言
行之迹歷歷可聽尤好爲詩喜愠悲憂一於詩
發之格尚平淡在編軸者數百首著歸田後録
皆耳目所接朝野可載事以備史氏之遺士大
夫多傳之又取近世禍福之應其理可推者百餘
事次之以警俗謂之幽明雜警云君初與其

兄巢門先生某及其弟秘書丞某皆以文行清
節著聞至致政時巢門先生尚康強兄弟白首
文酒相從於鄉里者二十年搢紳慕焉銘曰
賢哉興仲　諒直自守　篤學從仕　材不命偶
聽獄求生　宜其有後　祠牛不烹　利溥且久
知止不辱　勇于觧綬　浩歌歸來　兄弟耆壽
燕樂田里　益敦孝友　道有通塞　名也不朽

故桂州司法趙君墓誌銘

君諱隆字夷仲河南洛陽人曾祖考諱孚皇任
殿中侍御史贈太師中書令祖考諱安仁皇任御

史中丞尚書右丞兼宗正卿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魏國公謚文定考諱温瑜皇任少府
監贈吏部尚書家世以忠孝德義相傳薦紳推
以爲法君蓋尚書公之第三子也慶曆元年用
奏補太廟齋郎皇祐三年調江陵府户曹叅軍
秩滿丁尚書公憂嘉祐四年再調曹州司法叅
軍治平元年移絳州稷山令未之官丁母賛皇
郡太君李氏憂四年以三司户部判官張徽舉
監泗州在城清酒務熙寧五年任婺州浦江令
爲政明恕不務苛細邑人便之時浙右大歉君賑

恤有方而民賴其賜元豐元年以兄大夫公領
憲湖外疆境近於桂管廼調桂州司法叅軍二
年十一月十二日無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君
幼而聰敏長而好學其愷悌孝恭蓋出天性内
外親友無不愛之平居晏然不妄喜愠家雖貧
而廉於求官雖卑而恬於進人或勉之君曰富
與貴人所欲也不有義命歟議者稱之君雅好
篆學樂於吟咏然未嘗輙以示人故知之者鮮
嘗謂弟曰吾平生不敢爲惡得免疾苦而終幸
矣後果如所言娶吴氏大理評事諒之女男五

人濤淳源淮濛舉進士濤淮皆先君而卒女三人長適進士李峒次適進士劉載用一在室元豐四年冬十有一月某日葬于洛陽龍門某原祔尚書公之塋禮也諸孤託彭澤令張在述君行狀求予銘其墓予忝葭莩知君懿行爲最詳義不得辭銘曰

孰不欲富　吾廉於求　孰不願進　吾敏厥脩
有義有命　誠心所存　吉士夷仲　文定公孫

故臨淮隱者贈大理評事杜君墓誌銘

某年月日臨淮隱者杜君卒有德而不自顯之謂隱孝以事其親順以事其長正以率其家義以教其子惠以及其鄉君所有之德也淮水之南淮山之北喬松脩竹白雲寒泉君之隱居也既有是德而不自顯矣則朝廷曷得而官之以其子而顯也君諱某字某其先君卿在唐爲濠泗等州觀察使因家于臨淮後遂爲臨淮人君之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皆積德行義有聞于時君壽六十有二夫人朱氏賢和而孝能輔成君子之德贈某縣太君壽八十有六而終子二人曰某曰昺昺舉明經中第

清慎賢明爲薦紳推重以太子中舍辭知彭山
而爲金陵庾官所以便襄事也嘉祐五年得告
歸以冬十月某日卜葬君及夫人于臨淮郡之某
鄉某原且以銘誌見託不獲讓云銘曰
淮山峻極　君德之積　淮水湯湯　君慶之長
山水之間　以固以藏

故鄒君墓誌銘

君諱澥字深之其先東魯人源深派遠後有徙
居臨江郡之新淦者大理評事諱顯曾祖考也
府君諱袞祖考也袁州助教諱夏考也信義相
傳閭里以爲令族君幼業文長益精博爲流輩
所稱屢舉進士不爲有司知既孤以至孝事其
母晨夕不敢離左右一日謂人曰士不可以不求
進進而不爲人所知命也安能捨予采衣之樂
而汲汲求知于人哉乃罷進取一志於養就
所居之西臨水面山爲采真閣每侍親登覽燕
集其上佳木繁翠野芳幽芬煙雲卷舒魚鳥上
下真得天下之至樂與夫奔趨祿利汩没塵土不
得朝夕在於親側者蓋有間矣平生介潔屏
耳目玩好惟樂聚書力教諸子以大其門熈寧

元豐中天子興太學長育天下英才君敦遣其
子以就教喜謂族人曰此吾兒亨進之時也及其
子自太學登第歸聞者莫不服其高識君謹
厚寡言寬恕容物未嘗矜己所能揚人之短親
戚交舊賙給不匱人有患難則力以濟之唯恐
不逮鄉閭以長者稱之人有勸多營田園以厚
子孫計君曰田園之利孰若義之益耶人以爲
摯論元祐元年正月一日感疾終於家享年四
十有八娶廖氏生男子三人曰洵仁洵武洵美皆
舉進士有學行洵武先登第任鄂州司户叅軍

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吴游宗廖氏亡繼室陳氏孫
一人女孫二人尚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
某山之原其子具書以江夏謝令岐叙君行實
自江東走介來京師求予銘其墓云銘曰
仕不可必　退以修身　孝以見志　篤於事親
詩禮之訓　肅雍閨門　善積之慶　以貽子孫

故西頭供奉官監無爲軍擢貨務兼兵馬
監押郭君墓誌銘

君諱元方字天益唐尚父汾陽王之後今爲京師
人曾祖考諱彦欽謹厚有器量藝祖少時善

遇之而有通財之義及藝祖龍興故人多暴貴
而獨隱遁不自耀特詔起之後任慶州刺史擢
鹽使逮事太宗防邊屢有功所至稱治祖考
諱勲補都使不樂仕宦老于家考諱坦知寧州
不禄贈大將軍妣劉氏封彭城郡太君繼母向
氏封鉅鹿郡太君君好學多能少而有立初舉
進士未第而將軍歿於嶺外朝廷推恩補殿侍
景祐中改三班借職董役河上有績効寶元中
任蘄黄按轄馬遞及州界巡檢權本州兵馬事
屢獲強寇改奉職爲制置使奏辟監潭州船場
權本州兵馬事本路使者舉充橋口水陸都巡
檢慶曆中蠻獠寇境荆湖南路安撫使選用君
于衡州耒陽山下分領援兵策應擒捕君靖深
有謀上下賴之及凱旋授右班殿直續改左班
朝廷選送遼國人皇祐中任宿州蘄澤兵馬監
押獲盜及逋卒百人境内肅然種榆柳三十萬
河堤爲之完固薦者稱君之勞首冠諸邑被旨
陞優最嘉祐中三司奏辟監無爲軍榷貨務兼
兵馬監押時茶法久弊課額大虧及君赴官究
心弊源招徠商賈未周歲常數大增其溢額者

五十八萬緡賊盜屏迹邦人安堵會茶法通商罷摧貨務邦人投牒本部願留君專領兵馬事官滿將去邦人又請留之本部爲具奏朝廷皆見允連任十年改左右侍禁西頭供奉官生平薦者自丞相劉公而下三十餘人皆當時名公也治平元年三月六日感疾終于無爲官舍享年若干夫人李氏賢淑有法度親族稱之男子二人長曰昇次曰曦皆應進士舉二女長適左侍禁張公次適供奉官戴招信君性和易臨事精敏奉親篤孝兄弟友愛其擒兇禦寇則有過人之智遇人急難則力以濟之畜書數千卷以教其子弟好藏古今名書畫及珎異之玩每延嘉賓客則出之燕閒喜於丹青遇物能寫曲盡飛動之意信天下之絕筆也宣徽王公洎諸文士多以序引歌詩紀其妙君所至有勞効而不得盡其施設知者惜之元豐三年某月某日卜葬于泗州盱眙之三角山其子昇以銘來請銘曰

汾陽裔孫　鎮寧嗣子　慎以行已　敏於立事
冠盜屏畏　民以之賴　職業允修　去有遺愛
盱眙之山　下有流水　以固以藏　百千萬祀

故朝奉郎守殿中丞梅君墓誌銘

君諱正臣字君平南唐末曾祖遠爲宣州掾祖邈贈尚書刑部侍郎父讓贈尚書職方郎中從父詢景祐間任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遇郊祀恩奏試將作監主簿時方力學銳進累預鄉舉以親長之命不敢辭也始調舒州懷寧縣尉次歙州績溪尉秀州嘉興尉以勞遷和州防禦判官君所至以公忠自信慷慨敢爲於舒修完吳塘陂灌溉民田數千頃人以爲利秀之華亭有鹽數十年積若山阜不能發君請疏漕渠因海潮運載至城下公私便之軍賊王倫聚黨數百自青沂至淮楚長驅寇掠州縣爲之騷動時歷陽守倅未到任君獨當郡事迎送之餘疲卒纔數百輩計不足以禦賊君乃募土著丁壯相與誓死守城力戰於是倫及其黨皆就擒伏誅若其脅從者並從寬宥時文忠歐陽公守滁聞之顧謂僚佐曰倫長驅郡縣梅君平於談笑中擒之其材智豈易得哉因辟充幕官郡事多得其助官滿以文忠公威敏孫公樞密直學士王公洎部使者十餘人交薦於朝廷遷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廣德軍廣德縣事未幾丁職方公憂服
除知宣州南陵縣事南陵素號多訟田制不明
君至先爲造版圖正經界吏畏民服囹圄爲空
改太子左賛善大夫還朝改殿中丞至和初京
師久雨畿内諸縣水潦爲害朝廷擇官分治之
君首被選用乃自陳留以東晝夜冒雨行數百
里相視決泄人無埶溺之患比它治爲最優出
知泗州臨淮縣事至則修教令立威信盜不入
境明年穀不登未及賑濟而汚吏欲以惡濕麥
數萬石散之民間約一歲而斂之君以其實白

於部使者願無以此麥撓民且惠姦使者以爲
然乃按受納之弊其不悅君之言者陰使人訟
君催科苛酷遂被劾去官時母夫人年餘七十
自侍奉還鄉里日與諸親戚相見志意愉懌勝
在它郡時君乃謂所知曰我從仕以來多承命
出入不得在親之側常不足于所懷今親且老
矣安敢以游宦爲意哉於是緝治先御名鑿池種
竹手植花果百餘品日引兒孫奉版輿嬉樂于
其間不知外物之可欲也比終母夫人喪即年及
從心矣遂不再仕識者稱之君性沖淡學問

贍博少時與伯氏聖俞唱和詩章爲前輩所推
自退居以來杜門燕閒雖以旨甘爲事未嘗以
纖毫干于人其所爲文詞亦未嘗輕示不知者
其耿介如此君雖高年不倦探討因其子得書
數百卷歸而喜過於獲珎且繼晝夜以讀之不
踰月而終篇其好學如此元豐五年中元日終
于家享年七十有九先娶衛氏再娶王氏得輔
君子之道男子二人長曰宰任承事郎知江寧
府江寧縣事次曰衆累舉進士有司優第其文
女子五人長適淩湛次適朝奉郎通判杭州李
孝先次適江寧府溧水縣尉王良肱次適曲孜次
適杜煒孫男七人京充端雍亢章襄方幼學以
元豐六年正月丙午葬于宣城縣長安鄉惠照
之東原是月遣其外孫前知南陵縣事王鑑具
行狀來求銘銘曰
梅氏之興　盛于宛陵　自金華公　世以文稱
嗟嗟君平　慷慨敏明　交薦於朝　鉅公名卿
誅滅寇黨　脅從罔治　分決積潦　首稱其利
完陂灌田　人蒙其惠　乘潮疏漕　運以之濟
晨昏庭闈　承順志意　輕祿重養　孝子之事

心無所欺　退亦何愧　刻石墓門　昭示來裔

無爲集卷第十三

# 無爲集卷第十四

## 墓誌　行狀　表述

### 故温州録事叅軍陳君墓誌銘

元豐四年六月甲子前温州録事叅軍陳君卒于丹陽郡明年其子鄉貢進士誠自淮南來京師以永嘉太守石大夫牧之所撰君行狀來求銘於予固辭不獲乃叙而銘焉君諱某字幾道其先開封東明人曾祖某黄州軍事推官祖某廣州南海令父隱德不仕君幼學强記日誦千言年十八以專經預鄉選後改應進士舉不第

時侍講曾公侍讀楊公以君故人子謹畏習楷法因辟掌編録經筵義及終經奏補九品官初任南巢主簿邑事賴焉再調道州司理會農賊叛廣南它境或失守人心不安乃建白郡守請集丁壯完城辟濬塹教以旗鼓號令張大軍聲以伐賊謀守從之後賊黨至桂陽境上畏而不敢前民乃安堵太守貽詩以稱之及官滿民惜其行去郡數程遇溪水湍急舟艱其進忽數十人操篙引繂以爲助君怪而問之曰我道民也邦人荷司理之德久矣輒以爲報尒其愛之如此再調汀州司理叅軍寧化軍有盜六人持畚刀夜刈人禾田主逐之五人逸去其一獨留且殺主人邑官全獲以爲六人皆強盜也獄具將就誅君曰持刀竊禾志不在殺也畏主人而去者與獨留而殺主人者異矣安可無首從以用刑邪初雖議論異同卒如君議遇　今上即位赦五人者皆原獨爲首者移鄉部使者洎守臣叙其事以薦于朝除姑蘇録事叅軍蘇民有負公府錢自牖出刺殺吏者度其不可免乃行賂以族弟代之君聽獄能正其罪歲大凶君承郡

命賑救有方全活者衆君歷官三十年終始如一有知已二十三人其生平所爲可見三任自温州罷官將就升遷而不幸不得遂所願享年七十有子五人曰識誠諶諿皆力學從義方之訓中子曰詡出家于錢塘之淨慈爲比丘四女皆有所適孫男五人孫女三人尚幼以某年月日卜葬于無爲廬江某原銘曰

治獄陰德　可貽後昆　斯言不欺　當高其門

故仙源縣君陳氏墓誌銘

温陵吕君升卿明甫之室仙源縣君陳氏泉州晉江人故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駕部員外郎諱從益之女聰明仁孝其質夙成甫十餘歲父母器之委以家事措置指畫皆有條序既歸吕氏吕大族也内外百口夫人恭事調睦夙夜不懈舅姑安其孝夫子諧其順娣姒尚其和宗族稱其欽媵侍懷其仁家人上下莫不宜之熙寧六年明甫出使京東夫人侍其姑自淮浙還京師在道被病與明甫遇於宋城明甫爲留醫治之數日疾不損夫人瞿然起曰子銜命出使王事也不可以妻故而淹上新擢子恐忌者得以籍口

明甫憐其意即日爲命駕旣訣怡然謂明甫
曰勉力使事勿以家爲卹度明甫行且遠即呼
其兒女泣告之曰吾疾殆弗興爾父方遠使懼
罹其憂弗敢以情告也竟以其年八月二十九日
終於京師享年二十有八前死三日命屏去男
女正容默坐凡平時心願口諾及有貸於家人
者一毫不忘使其子書識之曰以遺爾父爲無
恨矣夫人篤信釋氏誦其書遵其教精進持其
所聞禪宗頓教見性成佛思而索之寢食都廢
一日忽自喜曰吾得之矣未幾被病以故臨歿

不亂夫人之死行且十年矣明甫爲之未忍娶
諸姒迄今言及之則爲之涕下所以感人心者如此
其賢孝可知已熙寧七年明甫爲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兼崇政殿說書管句國子監遇郊祀
追封夫人爲仙源縣君有子四人男曰洪曰洞曰洋
女一人在室洋出繼元豐三年五月其姑楊國
太夫人楊氏薨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楊州江都
縣崑崗之陽明甫自丹徒舉夫人之柩從葬於
其兆諉予以銘銘曰

魏魏崑岡　其來萬里　右旋左抱　一伏一起

博大深厚　截然而止　長河鉅江　前有吉水
蒼蒼遠岫　如幟如几　夫人從姑　歸安於此
幽宅永康　百世蒙祉　令聞不忘　視茲誌已

故福昌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福昌太君李氏左朝議大夫上柱國會稽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代衣夏公伯孫所生
母也太君京師人幼失怙恃世失其傳以良家子
婉淑端莊善言懿行聞于閭里乃歸侍于司
空是時文莊公位兼將相榮國夫人肅治閨閫
唯司空一人以承家事每以嗣衣裔未廣爲念太
君承上接下靡不得其懽心及生朝議喜氣溢
于家庭相國榮國尤所鍾愛暨相國薨司空執
喪過哀殆不能勝太君供侍扶持未嘗違去左
右乃克終制太君之勤爲最多朝議幼而誘以
學問長而勉以政事君親教以忠孝行已篤以
信義可謂盡母道矣故朝議歷仕官近五十年
無言行之過者有所自也朝議平生不求外官
以太君不欲去京師故也以元祐六年八月十七
日年八十有五以疾卒于家朝議遭太君之喪
號慕過哀水漿不入口者四日相繼而終母慈

子孝聞者哀之太君和易誠實未嘗失色於人
疾病急難必援救之雖恐其後至於僕執賤者
莫不均愛焉況其子孫乎況於姻族乎孫十有
四人長忱次懌皆承議郎次惇左侍禁次忭未
仕次恪亦皆左侍禁次恢衢州江山簿次忻未
仕次恮滑州胙城尉次懂未仕次慥太廟齋郎
次忻假承務郎次愉次懷尚幼女十一人長適宗室
觀察使世覃次適朝請郎龐元中次適奉議
郎梁子雅次適宗室防禦使仲戡早卒次適宗
室防禦使仲汾早卒次適朝奉郎李譯次適宗
室團練使叔盎次適宗室右監門衛將軍仲珣
早卒次適文思副使趙令昔次適宗室率府率
仲擴次幼未適內外諸孫幾百人可謂盛矣以是
年九月六日葬于開封府祥符縣祖塋之別域
禮也銘曰
子以母成　母以子榮　教篤忠孝　天錫壽齡
歲月惟良　掩于隹城

故廬江田府君夫人趙氏墓誌銘

夫人其先南陽人五代之末家于濡須祖諱某倜
儻有才智輕財好士搢紳樂與之游嘗設方

略擒巨盜閭里以安朝廷旌其能詔列士版辭
不願就廼以保信軍節度行軍司馬老于家考
諱化成舉進士不第鄉黨以為令族夫人飭身
有法度事親篤孝愛婦德充備慎擇良配長而
歸于廬江田府君諱某府君博學修己皇祐中
詔下郡國薦士無為以府君首冠賢能書長者
之車日盈其門延接施與人慕其風夫人蓋有
助焉事奉舅姑盡禮事繼姑益孝謹內外稱賢
田氏大姓也其歲時祭祀婚姻禮幣賓客之奉
伏臘之給皆有家法義居甚久人無間言親族



鄰里有疾病急難必力以濟平居不妄語言所
為循理內外稱之其為德可知矣子二人曰瓌
重信義喜賓客不幸早世曰仔補上庠生有行
藝女一人適鄉貢進士李從道孫幾人曰某曰
某曰某曰某皆舉進士孫女幾人未嫁以某年
某月某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幾卜某年某月
某日葬于某鄉某原府君之塋禮也先妣長壽
縣君夫人之堂姊也某仲妹夫人之冢婦也熙寧
初某自黃梅令被召為禮官侍長壽過廬江
見姨婦姑三世子孫苾蒲前上下肅雍悅懌情話

旬日不忍別洎元豐初銜哀過姨家是時姨服
姑葬拜于堂不勝其悲姨今亡矣可勝痛哉襄
事有日仔來求銘時被命典客道由淮楚故里
在望不得執紼以申其哀愴迺爲銘曰

趙氏淑女　田氏賢婦　孝事舅姑　如事父母
蘋以爲薦　蘭以爲佩　祖先享之　慶福是賚
陟彼淮山　南望潛邑　潛不可及　雪涕以泣

故錢夫人墓誌銘

夫人錢氏其先錢塘人尚父吳越王之族年始
笄而歸于吾友潘延之興嗣延之有道之士也
得官不赴退居鍾陵三十年朝廷聞之召命再
至固辭以母老不願仕夫人寔同其志而無向
榮之慕不強夫以仕此其所難也夫人性安恬
事姑盡婦道教子有法度內外稱其賢因讀佛
書默然有解熙寧五年九月十日坐上得疾頃
刻而逝年四十有七生男子二人長曰昂前任
某官仲曰羣舉進士預天府貢女子四人長適
進士王深之次適國子博士張知古次適某州
司户叅軍趙峒一未許嫁以六年夏四月某日
卜葬于西山某原昂君羣具書走僕來求銘余

與延之有通家之好義不得辭銘曰

事姑以孝　鞠幼以慈　生死之際　脫然不疑

爲有道者之妻　非夫人而誰

故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諱和其先深之饒陽人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謚惠獻諱化基之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諱舉元之女自惠獻公叅預國政始徙家京師後爲開封人夫人柔慧令淑女功婦道莫不純備父母慎擇名族良士以爲之配年十有九歸于今奉議郎趙君君章事舅姑盡禮閨門肅雍内外親族稱以爲法生一女子三歲而夭嘉祐二年舅駕部郎中守郢州夫人感疾卒於郢之官舍享年二十有一元祐元年冬十月葬於洛陽以祔先姑禮也銘曰

嗚呼夫人　肅雍賢孝　歸於士夫　宜壽而夭

洛陽之原　以卜吉兆　篆刻銘章　懿德永耀

故朝奉郎知汝州黄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任道其先江夏人遭唐末之亂其族分適江南西蜀惟建安浦城爲著姓雖爵位無顯而其文章行義多見稱于時曾祖元吉初

以風雅名重江南仕非其志儒學傳家二子入本
朝皆登進士第次子覺任殿中丞以清直聞
當時儒宗如宋宣獻楊劉二內相多與唱酬搢
紳傳之君之祖也考潛山先生兩舉進士不利于
春官朝廷當推恩奏名而隱居求志不願就
其歌詠翰墨有晉唐風格累贈朝奉郎世積令
德篤生府君府君爲兒童時才識已過人及其
長力學有文行爲韓魏公王荆公歐陽公深所
器重皇祐五年進士及第調楊州天長主簿移
恩州清河令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
神宗皇帝登極覃恩遷秘書丞以廣濟河決免
一官魏公留守魏都薦君學行乞教授北京國
子命將下丁潛山先生憂繼丁母裴氏壽安縣
太君憂執喪盡禮兄弟友愛閨門肅雍士君子
推以爲法制終再授秘書丞監都進奏院名對
除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倉就改本路轉運判官
旋易西路就移陝府西路提點秦鳳等路刑獄
被召赴闕未行坐舉官失當再奪秘書丞會更
官制授奉議郎入尚書省任職方員外郎車駕
幸省遷承議郎改三品服久之以廩稍不足乞

補外乃知汝州今天子即位恩遷朝奉郎苦足
疾求致仕元豐八年十二月四日卒于官舍享年
六十有五先是一夕夢白鷄棲於牀下語家人曰
昔謝安夢白鷄而死我以辛酉歲生豈吉祥耶
果不起其疾娶某氏追封永安縣君再娶章氏
封武寧縣君三子曰材太廟齋郎曰樞曰杞皆郊
社齋郎二女長適奉議郎王續次在室恩州之
清河清陽欠黃河芟草掃岸十四萬兩縣於
隊長十九户下催理都水漕臺文移不絶十九户
貧乏六年不能供前後長少鞭朴不勝數盡當

時隊長以丁數選非以物産定故爾郡縣苦之
人莫敢議君乃言於朝曰嘉祐之初河入恩州故
埽岸芟草出於民者萬數今則聚而無用條其
可免之十利朝廷可其奏悉蠲之魏公方執政尤
稱其事初朝廷置寛恤民力司諸道遣使求
民瘼有曰河朔館驛冗罷須索以寛其役君以爲
河北中路傳驛歲有遽使往來邊防休戚之
所繫百須皆出於民當令百姓明具所出物數折
除春夫丁役及於二稅合納之物量數放免民
自樂輸矣朝廷從其議至今民以爲利君在

濟陰當廣濟河決危急邑人將就塾溺老幼號
訴君采輿議乃決南堤以分水勢不意浸鄰田
論法至重君自以長不忍貽過於下一皆引伏當
時魏公吳正憲公御史中丞交章論列以爲誠心
愛民非有害彼之意譬如逐盜出境盜爲他境
之害非逐盜者之罪也曹州寃句知縣張復禮
亦乞納官以贖其罪竟得末減而濟陰之民世世
不忘其德至　神宗朝召對上曰卿即某耶昔日
濟陰之事意在恤民慰勞之甚厚君稱謝因請
上留意史書上悅聽納時貴人有不喜君者君

爲提舉官時郡縣多不曉朝廷愛民之意過爲
苛刻君務爲便民司農官以爲沮法賴正憲辨
明得免斥逐君議賑濟之術均以一路當散糧
斛之數隨郡縣豐凶户口多寡增損以給民全
活者衆矣河北方水災米粟踴貴市易糴官又
增價以斂之民益艱食人不敢言君曰視民困
苦而不救非我志也遂奏罷之鳳州有獄久不決
而苦愆亢君親往決之是夕雨澤霑足人以爲
雨自公致也君孝於事親友愛諸弟自少文
學聲名藹於士林識度高遠議論嚴正耻爲阿

諛取悅于人其文章翰墨爲世推重文集四十
卷可見其志也其爲守令奉使惟務愛民以報
朝廷大臣屢薦以臺閣侍從而其命數奇士論
惜之平生愷悌與朋友交久而益固未嘗遽言
人短而多稱揚人之所長勇於信義廉於進取
毅然有古人之風某久游門下知行美我爲叙詳
紀述善美不敢以誣謹狀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右武
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贈鄆州觀察使追
封東平侯趙公行狀

曾祖諱惟忠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

祖諱從謹宣州觀察使宣城侯

父諱世崇洺州防禦使

公諱令蠙字景珎皇祐元年八月生於邸第二年
四月　仁宗賜名授右內率府副率明堂覃恩改
左內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
英宗即位覃恩改左監門衛大將軍治平四年
先帝即位改右武衛大將軍使持節濠州諸軍
事濠州判史熙寧十年改左武衛大將軍使持
節秀州諸軍事秀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其散

官勲封食邑累加至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子
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
三千户食實封三百户元豐五年八月某日以
訃聞贈鄆州觀察使追封東平侯八年三月
先帝登遐詔舉葬於西京永安縣某原禮也公
四歲而孤天資信厚出就外傅日誦千言諸父
兄以成人期之及長博覽載籍尤專詩書通知
風教之本間爲篇章歌詠皇化有文集三卷傳
于家每與人接則謙和雍容非禮義不道故終
始無悔吝人有急難則賙之凡親戚中議論

有所未決者多質於公其爲人信重如此其事尊
親以孝稱母福昌夫人疾寢不解衣藥必躬
嘗晨昏不敢違去左右及夫人喪號慕過哀遂
致危困捐館之日召諸子立于前以告之曰吾幸
生宗室蒙賴累朝德澤保奉先人祭祀至于
今日不幸不得見汝等長立豈非修短有數耶
吾平生無玩好唯翰墨簡冊而已吾死當陳設
翰墨簡冊于前足矣毋以華靡爲尚因索飛白
筆書清白風月四字迺云此可以傳示子孫乃
奄然而逝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封樂壽縣君子

男六人長曰子渢右内率府副率次不育次子沆
次子沆並三班奉職次子浣子流未仕女四人長
適鎮戎軍判官柳棨餘未嫁嗚呼公乎 太祖皇
帝之六世孫中書令吴懿王之元孫舒國公之曽
孫宣城侯之孫洺州防禦使之子承派天潢
生長宗邸其勢豈不貴且重哉而能不驕不侈
尊賢樂善存心經史敦行孝悌内為親族所愛
外為搢紳所稱可謂賢公子矣而其壽不及中
聞者哀之敢書其實以告有司謹狀
故左藏庫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

兼御史大夫始平郡開國公馮侯墓表

馮侯諱文顯字晦之太尉謚勤威魯國公之子也
魯國公仕 太宗真宗兩朝有勲績書于史冊在
師旅不忘經術而以義方傳其家侯年十一歲
而孤執喪如成人每侍公畫像號泣過哀其孝
愛蓋出於天性是時家多賜金伯氏將均之侯
輙不顧以書劒自與人問其故侯曰此先君所
以起吾家非它資所可擬也識者奇之初以父
任為右班殿直累遷至左藏庫使銀青光禄大
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始平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户歷任監中牟倉定州監酒稅京
師南作坊唐州陳州巡檢曹州潤州滑州都監
江寧府駐泊真定府路分都監江東路京西路
提點刑獄府界提點諸縣公事湖北路益利路
兵馬鈐轄知莫州澧州廣信軍祈州麟州所至
以廉能稱而事有條理其聽訟詳明吏畏民愛
于今稱之守鄜一年遽以開局爲請得嵩山崇
福宫任滿朝廷除知隴州辭不赴再乞閑局乃
管句中嶽廟未幾乞致仕得謝元豐三年冬十
有二月某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一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于開封府某縣之原祔魯公之塋禮
也侯之系出施爲已詳見于宣德郎張君舜民
所撰墓誌銘矣而其子惟寅又得侯之遺事于
耆舊考之有實乃屬予表之云侯在中牟時金
水河決其勢危急太守委侯救護中夜承命即
時馳白縣令啟關令不之許侯曰我寧得罪民
事不可緩也乃發關而出質明堤爲之固於是
民免墊溺之患侯之敢爲如此侯在益利路時
方與客飲酒或告軍中有變乃呼出密問之云
其事如此與侯共事者欲潛出偵之侯曰吾軍

中無足慮者第飲酒以安人心已而果妄或請深治告者侯曰庸人無知不足深治恐來者懼而不敢言他侯之識慮如此任安惠公守曹南繩下嚴肅待侯最厚一日謂曰聞某人犯法吾欲劾治未得其實煩君伺之侯曰舉善罰罪太守之職也屬吏何與焉豈惟不敢聞命亦恐上累公之德任公握手謝曰老夫過矣老夫過矣侯之謹厚如此鄜有盜羊殺人者案具將就刑侯初至郡疑其不實乃易獄吏而訊之云我實非盜也偶見牧羊兒死仆地馳告里長故執我又指羊群中一羊以為我所盜者我知無以自辨敢不服罪侯察其非辜令釋去不數日旁縣獲盜羊殺人者抵罪侯之明斷如此昔太尉魯公嘗開國于始平至是侯實繼之克承厥家世濟其美大丞相王荆公為撰魯公神道碑云刻碑墓門公實有子蓋有自矣侯之孝愛出於天性又其廉能敢為謹厚識慮明斷皆可書也作馮侯墓表

## 廉君四行述

君諱惟德字天輔以莫尚賢者教育子弟為樂有某氏為盜而去後雖得其實而以盜有老母

故不白于公及盜敗而自陳人始知之嘗出遇兼金于道委之而去其主反得之生平好行惠而不圖其報此山陽之人所共稱也余既得其實故述之云

子弟庠校訓毓仁孝維君之教夜盜之去得寶勿愬維君之恕道金且兼勿拾而令貞維君之廉有行其惠勿心其利維君之施教兮恕兮廉兮施兮鄉黨所推予既而聞嗟不識君述之以文

無爲集卷第十四

# 無爲集卷第十五

## 奏議

### 奏請四皇后廟升祔狀

右臣先曾上言伏爲皇后廟四室第一室孝惠皇后賀氏第二室孝章皇后宋氏第三室淑德皇后尹氏第四室章懷皇后潘氏孝惠皇后太祖首納之后也淑德皇后　太宗首納之后也章懷皇后　真宗首納之后也並遇初潛嬪于帝室正位乎內王化所基生享禮封後行追冊孝章皇后在　太宗之朝已母儀天下及　太宗即位號

曰開寶皇后以上四后順德徽音見於彤史奉
安別廟薦享有常升祔之儀久而未講每遇禘
祫則遷神主設席於太廟本位帝主后主之次
雖亦合食其實異牢禮意人情有所未盡或
者以謂孝惠淑德章懷三后生無尊稱歿加盛禮
難以升祔太廟臣謹按　國朝會要禮閣新編所
載懿德皇后符氏開寶八年崩亦在　太宗登
極之前至太平興國三年方行追冊今已升祔
太宗廟室況又孝章皇后在　太祖之朝已正中
壼而母儀天下乎伏請比用懿德皇后禮例升
孝惠皇后孝章皇后祔于　太祖皇帝廟室升章
懷皇后祔于　真宗皇帝廟室所貫嚴升配正始
人倫推廣孝思風化天下奏入已久未蒙付外施
行今伏見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僊山陵有
日陛下以嫡孫號慕過哀外示易月之文而實
遵三年之制謂園陵有所謙抑故隆以因山謂
謚法未足形容故增以四字權宜祥禫之服却
而不御公卿群臣表章七上而始得瞻望更朝
又表章五上然後勉從正殿之請每降手詔發
楊太皇太后仁聖功業莫不出于至誠感動天

地自載籍以來天子孝德未有過今日也將來九
虞禮畢則崇配于　仁宗廟室臣愚不避誅殛
再敢上凟天聽伏乞陛下擴充不匱之心等而上
之至于祖宗后廟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外
孝惠孝章淑德章懷四后神主祔于　太祖　太宗
真宗祏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以垂
永久不勝至願其外祔昭穆准淳化元年勑宜
依舊懿德皇后在淑德皇后之上又咸平三年
勑孝章皇后宜在孝惠皇后之下又祥符五年
勑禘祫之日孝惠孝章淑德三皇后神主祔饗

於　太祖　太宗本室次於正室又祥符六年言者請
以元德皇后神主外祔在懿德皇后之上　真宗
詔曰載念尊親蓋惟極致在乎陟降非敢措辭
惟以祔廟之歲時用爲合享之次序宜恭以元
德皇后神主祔于明德皇后之次至慶曆五年
言者請以章懿皇后序于章穆章獻皇后之上
仁宗詔曰祗覽祥符之詔深原文考之旨極意尊
親之際重形陟降之辭故以祔廟之歲時用爲
合享之次序義無差別情無重輕恭依禮官
所議奉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序于章穆之次是

致慶曆祀儀凡行禘祫皇后廟神主並設席於
太廟本位帝主后主之次永萬世不易之典也如
蒙允臣所請其外祔昭穆即乞依三朝詔旨及慶
曆祀儀熙寧祀儀施行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禘祫合正位序議

右本院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修定太廟祀儀
續准近制奉 僖祖爲太廟始祖所有禘祫神主
合正位序檢會禘祫舊儀于殿室外設昭穆之
位 僖祖 翼祖 太祖 太宗 仁宗及諸室后主共十四
位俱南嚮 順祖 宣祖 真宗 英宗及諸室后主共
十位俱北嚮所有禮樂之器多陳設於堂之上下
而皆在北嚮神主之後質之典禮參以人情穩
恐未順謹按禮記周禮經傳及尔雅通典禘
祫志三禮義宗所載禘祫昭穆蓋有室中堂上
之別古者宗廟異宮各有堂室户近東祐主在
西其在始祖后稷廟室則后稷東向其爲昭者
皆南向其爲穆者皆北向在太祖文王廟室文
王東向以率先王之穆穆皆北向在太宗武王
廟室則武王東向以率先王之昭昭皆南向各
就其室祼酌饋獻此所謂室中之位也及其迎之出

戶射牲燔燎朝事朝踐則后稷文王武王皆南向
先王先公其爲昭者皆西向其爲穆者皆東向
此所謂堂上之位也遇祫祭則先王先公合食于
后稷之廟

明堂配上帝議

謹按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祀
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
異矣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詩書所稱上帝非一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上帝是祇書曰以昭
受上帝天其申命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如此類者豈可皆以五帝而言之自鄭氏之學
興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至晉泰始初論
者始以爲非遂於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
唐顯慶禮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今大饗在
近議者猶以爲上帝可以及五帝臣等請如聖
詔祀　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至誠精禋
以稱皇帝嚴父之意

奏請罷文德殿常朝官狀

儒林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太常禮院主簿臣楊某奏謹按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王眡治朝則太宰贊聽治又按禮記曰視朝於內朝臣辨色始入內朝及路寢門之外朝群臣治事王者日於此以聽視之故亦謂之治朝也唐六典曰凡京司文武職事九品以上聽每朔望朝參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參謂之常參官斯皆文武之有職事趨于朝天子御宣政或御紫宸以視朝聽治蓋沿周制也其無聽職事則無常參班次故會要所載如本官不是常參官并憲官是攝者惟聽於御史班中辭見乃知辭見之日即入朝自餘不入朝矣今乘輿常日御紫宸或御垂拱見內朝之臣聽天下之治遵用周唐故事無不協於典禮而其文德常朝官考之載籍似未為得於周則非公卿大夫群吏治事者之比於唐則異京司文武職事之官竊聞其間多是待次之人久在旅瑣日趨闕廷勞文可惻加之累歲以來常候宰臣奏事退赴押班

或遇辰正牌上方得放班近者伏聞德音令今後御史臺候垂拱殿坐即一面放班中外相傳莫不稱頌嚮非陛下至仁盛德矜察微隱何以及此以臣愚見其文德殿常朝官在京未有職事於禮可免常參伏乞朝廷特與放罷或祇令赴朔望起居其賀謝辭見及京司百官五日一起起居者自依定制如此則於周唐舊儀兩以爲得臣雖賤愚備員禮局有所聞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上辛祈穀議

謹按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公羊曰郊用正月上辛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又穀梁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又左氏曰啓蟄而郊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也陸淳曰啟蟄爲建寅之月百蟄驚出爾略舉時候非必取曆驚蟄之節也此蓋用正月上旬辛日以祈穀即不繫立春節氣之前後假令十二月中旬下旬立春因擇辛而祈穀則是用中辛下辛即非元日之義本

部令參詳合依天禧元年勑旨上辛不拘立春先後所有王少卿所議及天禧以來太史所定上辛之日委得允當太常所議立春後祈穀難以依從

奏請太廟殿上鍾磬狀

右臣伏聞聲音之道與政通堂上之樂所以象宗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所以象萬物之治堂上堂下用樂雖殊八音克諧各不可闕其實一也今太廟之樂堂下具八音萬物之治可謂周矣堂上之樂則闕鍾磬在宗廟朝廷之治八音有所未備焉臣職在禮樂不敢不言謹按禮曰鍾聲鏗鏗以立號詩曰至和且平依我磬聲是知樂之號令自鍾聲而立樂之和平依乎磬聲則鍾聲安可闕哉臣昨蒙睿旨提轄修製衣朝會殿上玉磬曾於去年具奏乞依虞書戛擊鳴球之義候玉磬成日先用之於太廟殿上以稱陛下稽古奉先之志尋蒙付外未奉朝旨施行今雖玉磬未成伏遇春陽發生之時太廟孟享之日欲乞出自聖斷依古復用殿上鍾磬所貴發揚至音號令衆樂以格祖考以致和平上自朝廷下

及萬物咸被福祐臣某不勝大願謹具狀奏聞

伏候勑旨元豐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堂上鍾磬議

一准中書劄子節文詳定郊廟禮文所詳定伏請每遇親祠宗廟歌者在堂更不兼設鍾磬宮架在庭更不兼設琴瑟凳竹更不寘之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乞依此正之有司攝事准此謹按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有虞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簫韶九成擊石拊石此有虞堂下之樂也正義曰球為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亦玉磬也大射禮鍾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按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曰歌鍾二肆則堂上有鍾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以來登歌皆有鍾磬燕禮無鍾磬者諸侯樂不備也是知堂上象朝廷之治堂下象萬物之治堂上堂下八音各備而互見之不可闕也又按禮曰升歌清廟詩曰清廟祀文王此有周堂上之歌也大司樂路鼓路鼗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今也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

有周廟中降神之樂也降神之樂既有獻之琴瑟則宮架內琴瑟不可去矣所有祀郊及有司攝事伏乞壇殿之上依舊設鍾磬其宮架下降神之樂亦乞依舊設琴瑟其匏竹不寘於牀即乞依禮文所奏請

上言大樂七事

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詠律不和聲

謹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歌以永詩之言五聲以依歌之詠陽律陰呂以和其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然後神人以和也若夫歌不永言聲不依詠律不和聲八音不諧而更相奪則神人安得和哉且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禀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使無重輕高下洪細長短之失故古者升歌貴人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歌為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如大善曲肅肅藝祖一句以仲南黃仲四聲歌之聲律最為

和協今夫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如正安曲至神感神一字兼夷黃四或章句已闋而樂聲未終如正安曲已終尚有黃無夷夾大五聲之類茲所謂歌不永言也伏請節裁煩聲以一聲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故曰依詠律呂協奏故曰和聲先儒云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此之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伏請詳定大樂以歌爲本律必和聲也

二曰八音不諧鍾磬簫關四清聲事

謹按虞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蓋虞樂之成以簫爲主也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商樂和平以磬爲依也周官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蓋周樂合奏以金爲首也是鍾磬簫者衆樂之所宗爲聖帝明王之所貴數十有六其所由來尚矣漢得古磬十六于犍爲郡鄭氏註周禮編鍾編磬及大周正樂三禮圖編鍾編磬簫並以十六爲數示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簫倍之以爲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聲也

四者律之應聲也本聲重濁應聲輕清本聲爲君父應聲爲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又曰子聲也自景祐中李照議樂以來鍾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倡而無和者四十餘年矣八音何從而諧耶今黨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律呂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協伏請參考古制依巢笙例用編鍾編磬簫之四子聲以諧八音

三曰金石奪倫事

謹按大司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八音雖異其所以應律則一也故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也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之謂也今大樂之作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鎛鍾特磬編鍾編磬連擊三聲戾於衆樂中聲最煩數而掩壓衆器求其所謂無相奪倫不亦難哉伏請詳定大樂其鎛鍾特磬編鍾編磬並依衆器節奏不可連擊三聲所貴八音無相奪倫

四曰舞不象成

謹按樂記曰夫樂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是大武之舞六成象周德之成矣國朝以謙德受禪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其於武舞也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所向宜北矣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矣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矣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南矣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矣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矣今夫舞者非止發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盛德差失其所向而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故曰舞不象成也伏乞樂記象成之文詳定二舞容節及改正所向以稱成功盛德

五曰樂失節奏

謹按孔子曰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始作翕如也始作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繹如其緒之不窮也夫然後成今大樂之作聲不齊一節奏混殽往來無叙曷聞所謂翕如純

如皦如繹如者乎伏請稽考孔子之言詳定
大樂節奏

六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

謹按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
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
祀四望乃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
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
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夫金石衆作之謂奏詠
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
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也今冬至祀天
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享祖廟不奏
無射秋享后廟不歌小呂既不能奏律歌呂順
陰陽之合以格上神而又無專祀四望山川用樂
之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
哉故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也伏請依周禮分
樂之序以奉祠事

七曰鄭聲亂雅

謹按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然
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其

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楊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又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今雅樂古器非不存也太常律呂非不備也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耶伏請審調太常鍾琯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律音則鄭聲無由亂於雅也今著大樂十二均圖一卷備載律呂宮調又各取本宮樂章首附于篇以圖考聲則雅鄭昭然別矣

右元豐二年八月一日上言二日宣取大樂十二均圖并序上進至三年八月十五日中書門下進呈奉聖旨送議樂劉几等據几等奏若依楊傑所請其大樂律呂委得和諧伏候勑旨

九月十五日奉聖旨依奏

申明誣告官員罪非犯

具位臣楊

本司近准淮南轉運司牒勘斷潤州百姓翟忠盛因分擘伯父翟日榮家財累經官司依公勘證其人輒更罔昧朝廷進狀指論官司干謗臺省行遣不當致煩朝旨下淮南路

勘鞫委不合再分伯父財產又檢會昨有秀州
華亭縣户陸華經省部誣告本縣知縣承議
郎陶鎔取受捕魚人等錢銀僅阡餘貫又有
常州裴宗元止因爭理姓產於進狀誣毀本路轉
運副使孫昌齡曾有干涉行遣不公其妄陳
詞之人各已引用赦恩原罪竊謂此風不宜滋
長須至申請者
右臣勘會人户理訴公事已經州縣依公定勘
結絶其間却有頑狡之人隱匿情犯別經監司
臺省或詣朝廷陳狀事涉誣謗或稱所勘官員
受贓請託行遣不公欲得信憑受理自知虛妄即
多近大禮年分或於大寒盛暑之際指望在京非
次恩宥欲其幸免誣告之罪前後興起大獄禁繫
良民不少兼又被論之官未顯虛實若稍涉嫌疑
須當權移差遣或申奏朝廷令先罷職事伺候辯
對動經歲月方得了當其被告官員若果如所論
即係入已贓遇赦不該原免得罪非輕或雖無贓
賄稍涉用情亦當終身廢黜洎至勘證委無贓私
其誣告之人應得反坐之罪又却該赦全原遂致
豪猾姦惡之人教唆鼓扇自謂得計官司易以搖

動公然誣告無所畏憚至有廉吏遭此謗毀遠近傳聞難以自明雖不獲罪而陰陷清議曖昧不申有傷風教臣今起請欲乞今後應有詞訟指論當職官員取受錢物受人情囑行遣不公等事約法合得免官除名不原赦之罪者如勘證得委是誣告即下狀并借詞之人斷本罪外亦乞申取朝廷指揮量情輕重編管刺配或遇赦宥亦乞特不以赦原所貴狡獪頑惡之徒稍有畏憚不敢輒以虛詐干臺省誣罔監司州縣承勘官員謹録奏聞伏乞朝廷特賜詳酌指揮

下刑部立法施行

無爲集卷第十五